

新书·抢鲜看



内容介绍

比尔博,一个热爱安逸生活的霍比特人,自得其乐地待在他的霍比特洞府里。清晨阳光和煦,睿智巫师甘道夫的到来打破了宁静。“越过冰冷而又雾蒙蒙的大山,在那深深地下洞穴已有千年……”吟着古老的歌谣,十三个矮人将比尔博拽进冒险远行的队伍。在这趟“意外之旅”中,与世无争的霍比特人比尔博,却孤身一人在暗如永夜的山底洞穴中发现了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小小戒指。

作者简介

J.R.R. 托尔金(1892-1973),英国文豪,天才的语言学家,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他以瑰丽的想像和精深的语言,建立了一个英语世界的全新神话体系。在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中洲史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霍比特人》和《魔戒》。这两部巨作被誉为当代奇幻作品的鼻祖,至今已畅销2.5亿余册,被翻译成60余种语言。美国每年销售的大约一亿本平装书中,有四分之一可以追溯到托尔金的作品。



作者:[英]J.R.R.托尔金 著 吴刚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试读章节

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

这不是那种让人恶心的洞,脏兮兮湿乎乎的,长满虫子,透着一股子泥腥味儿;也不是那种满是沙子的洞,干巴巴光秃秃的,没地方好坐,也没东西好吃。这是一个霍比特人的洞,而霍比特人的洞就意味着舒适。

它的门滴溜滚圆,像船上的舷窗,漆成绿色,在正当中的地方有一个亮闪闪的黄铜把手。门一打开,里面是圆管一样的客厅,看着像个隧道,不过和隧道比起来可舒服太多了,而且没有烟,周围的墙上都镶了木板,地上铺了瓷砖和地毯,屋里摆着锃亮的椅子,四周钉了好多好多的衣帽钩,那是因为霍比特人非常喜欢有人来上门做客。隧道不断蜿蜒伸展,沿着一条不算太直的直线来到小山丘的边上。

方圆好多里的人都管它叫小丘,小丘边上开出了好多圆形的小门,刚开始只开在一边,后来也开到了另一面。

霍比特人的家里是不用爬楼梯的:卧室、浴室、酒窖、食品储藏室(每家都有好多个)、衣橱(他们的衣服摆满了整间整间的房间)、厨房、餐厅,全都同一层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条走廊的两侧。最好的房间都在左手边(朝里的),因为只有这些房间有窗子,从这些圆形窗子可以俯瞰他们的花园和花园外边那斜斜伸向河边的草地。

我们的故事要讲述的这位霍比特人生活相当富裕,他姓巴金斯。巴金斯一家人从人们不记得的时候起就居住在小丘这一带了,周围的邻居都很尊敬他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有钱,还因为他们从来不冒险,不会做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你可以预料到巴金斯家的人对任何问题的回答,所以也就根本没必要浪费力气去问。

然而我们这个故事的却是一名巴金斯家的人怎样意外地卷入了一次冒险,他发现自己做出了意料之外的事情,说出了根本没料到自己会说的话。

对了,还没说过什么是霍比特人呢。我想在今天,是有必要对霍比特人稍稍描述一下的,因为他们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而且也越来越畏惧我们这些大种人了(他们就是这么称呼我们的)。

他们的身高大概只有我们的一半,个头比那些长了大胡子的矮人要小。霍比特人没有胡子。他们简直不会什么法术,只有当我们这些笨重的家伙晃悠悠地走来,发出大象一般的声响,让他们在两哩地之外就能听见,这时,他们才会使出那种再平常不过的小法术,悄无声息地凭空消失。通常他们的肚子上都会有不少赘肉,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主要是绿色和黄色),不穿鞋子,因为他们的脚掌上会长

出天然的硬皮,脚面还有浓密温暖的棕色长毛。霍比特人拥有修长灵巧的褐色手指,和善的面容,笑起来声音低沉而又洪亮(尤其是在晚餐后,只要有条件他们一天会吃两顿晚餐)。

现在你们已经对霍比特人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的故事可以继续讲下去了。

我之前说到,这个霍比特人——他叫比尔博·巴金斯——他的母亲就是鼎鼎大名的贝拉多娜·图克,是老图克三名出类拔萃的女儿之一。

老图克是住在小河对面的霍比特人的头领。所谓小河,指的就是绕过小丘脚边的那条小河。

大家常常说(当然是别人家),很久很久以前,图克家族的某位老祖一定娶了个精灵老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家的确有一些并不完全属于霍比特人的特质,比如,时不时地,图克家会有人离家去冒险。他们无声无息地就会消失,家里的人则对此不露任何口风。正因为这样,虽然图克家无疑更有钱,但大家还是比较尊敬巴金斯一家。

不过贝拉多娜·图克在成为邦果·巴金斯太太之后,就没有进行过任何冒险。邦果是比尔博的爸爸,他为自己的妻子建造了最豪华的霍比特地洞(部分用的是她的财产),这个豪华地洞在小丘下边、小丘那边和小河对面都可以看到,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洞里直到终老。

贝拉多娜唯一的儿子比尔博,虽然看起来和他爸爸一样老实可靠,让人看着放心,但他仍有可能继承了图克家族的某些古怪天性。

这些天性之所以还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因为还没等到合适的机会而已。一直到比尔博长大成人,到他年近五十,到他舒舒服服地住在我刚刚跟你们描述过的、由他爸爸建造的那个漂亮的霍比特地洞里,看起来就要这么平平静静过上一辈子的时,这样的机会才姗姗迟来。

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早晨,那时世界一片宁静安详,噪音比现在少,绿色比现在多,霍比特人还为数众多,而且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在这样一个早晨,比尔博·巴金斯吃过早饭后站在自家门口,抽着一个长长的、超大的木头烟斗——这时,在某种奇妙的机缘下,甘道夫从他家门前走过。这位老人戴着蓝色的尖顶帽,披着长长的灰斗篷,围着银色的围巾,白色的长胡须一直垂过腰际,脚上穿着巨大的黑靴子。

“早上好!”比尔博招呼道,而他这话倒也不是客套。阳光闪闪,草地绿莹莹。不过,甘道夫却只是望着他,他的长眉毛密密匝匝地向前蓬着,凸起得比他那顶遮阳帽的帽檐还厉害……

作者托尔金亲手为《霍比特人》绘制的插图



网友试读

没有玄虚的技巧,没有华丽的文字,没有繁复的剧情,这是托尔金当初为孩子写的书,但是却适合我们所有人阅读。

——网友“脚辞”

如果可以选,我期望我在10岁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或许,我的人生会因为读了这本书有所不同。如今,10岁时没能读到的书在30岁的时候读到了,这不是遗憾而是庆幸。对我来说,姗姗来迟是一种庆幸,而错过才是真正的遗憾。我想在60岁的时候再来阅读一遍这本《霍比特人》,希望那时的我能是个快乐的“老小孩”。

——网友“湖烟醉月”

读世界·趣闻

印度职业掏耳人正在消逝



印度的职业掏耳人正在工作 资料图片

如果你走在印度的大街上,看到有人龇牙咧嘴,任由别人把一根卷着棉花球的钢针伸到自己的耳朵孔里,请千万不要惊讶。拍照留念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正在消逝的场景——印度的职业掏耳人正在工作。

38岁的穆罕默德·阿巴斯从事这一行业已近20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门手艺,自此便靠着给人清出耳朵中的碎屑为生。他每天会清洁20到30对耳朵,清洁一只耳朵的收费在20到50卢比之间,这一收费标准只相当于专业诊所的几分之一。

清洁耳朵前,阿巴斯会细心地在钢针上缠上棉球,再把它探入耳朵中,粘出里面的蜡

质和碎屑,再用镊子逐个清理干净。这需要极大的耐心。

阿巴斯称,掏耳人的历史源远流长,他们大多是家族传承,父传子,子传孙,一些职业掏耳人家族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莫卧儿王朝时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日益提高,新一代的年轻人大多已不能接受这种既危险又不卫生的耳朵清洁方式了。

阿巴斯的生意正逐渐变得萧条。只有一些老主顾还会来光顾他,他们大多岁数较大,对危险或不卫生的说法毫不在意。一名顾客就表示:“我请掏耳人给我清洁耳朵已有17年,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青年参考》

读中国·历史

清朝就有注水肉

清廷腐败,贩夫走卒愚昧,这只是表象,其实,大清帝国的老百姓,智商高得让外国人吃惊。

19世纪末,中国对西方知之甚少。那时,感冒生病要搭脉吃草药,被吓着了还得请巫师披着道袍“招魂”,没办法,除了这些,我们别无他法。可是,就有一批人率先接受西方科学,开始用针管打针!但他们并不是给人看病,而是给猪注水!

那时还没什么激素饲料,想给猪增重,只能给猪灌水。可是猪又不傻,不会把自己给喝撑了,怎么办呢?大清朝的奸商们就想出一招,用注射器往猪身上注水!那时候,注射

器还是个稀罕物,可聪明的中国人就能弄到。水还不是一般的清水,据说为了增重效果更明显,还会在水里加一些草药什么的,红红绿绿的,可谓“中西结合”。

当时有个西方记者名叫莫理循,瞧见这阵势,算是开了眼。他在其著作《中国风情》中说:“中国人给猪注水很认真,直到再也打不进去一滴水为止。通常的景象是,猪被注水后硬挺挺躺在地上抽搐,五六个人也累得瘫坐一边,可他们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

他物我用,先进的西医没先用在人身上,倒是运气好的猪尝到了鲜。谁说大清国民迂腐? 《文史博览》

读南京·记忆

娃娃的站桶和摇桶

天冷了,有小孩的人家早就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空调。

回想过去,没有空调,老南京人居住的老式平房四处透风,屋内屋外温度几乎一个样,许多人家就备有一种御寒用的站桶,专供婴幼儿在冬天里使用。站桶是用稻草编织成的一种厚实的圆筒,高约1米,内径1尺多一点,刚好容纳一个穿棉衣的小孩站入。站桶中间编插进了一排竹片作横档,小孩就站在这排竹片上。

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天寒地冻,最小的“老巴子”弟弟被冻得哇哇大哭。妈妈就把灶膛里刚熄灭的灰烬扒进一只瓦盆里,放到站桶底下,然后再把弟弟抱进站桶里。灶膛灰的暖意冉冉升起,感受到温暖的

小弟渐渐停止了哭泣,咿咿呀呀地自顾玩耍起来。

在融融暖意中,小弟玩得疲乏,要睡觉了,妈妈就把他从站桶里拽出来,放进一旁的摇桶里让他去睡。这种摇桶是用木头箍成的,椭圆形,比小孩的身高略长一些,高二尺左右,有底无盖。摇桶里铺着厚厚的稻草。摇桶的底下在中间部位钉有一根鼓凸的木棍,小孩没睡沉时,可以通过轻轻摇晃,帮助孩子入眠。

听老母亲讲,我家这只摇桶使用了五十多年,先后睡过我家两代十几口人。其间,还被亲友们趁隙借用过,为别家孩子送过“温暖”。直到前几年拆迁搬家才被丢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陈光新

征稿启事

你有走过世界各地的趣闻吗?你有历史钩沉中的独特见闻吗?你有感慨万千的南京记忆吗?那就将它写出来,与悦读版的读者们分享吧。本版专用信箱:xdkbyd@126.com